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卷十二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國風

陳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音義宛怨阮反

爾雅云宛中宛丘疏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郭云中央隆高謂廢其政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樂聲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翱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

淫荒摠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為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為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傳洵信也箋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音義湯他郎反舊他浪反洵音荀傚戶教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

勸助君治國而游蕩髙丘荒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為子者斥幽公為異其義則同傳正義曰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常稱故以子為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為蕩也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髙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為丘之宛中中央髙峻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髙右髙前髙後髙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髙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為說箋正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為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正斥幽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為言其戲樂之事幽公事事皆為也傳正義曰洵信釋詁文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傳坎坎擊鼓聲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音義坎苦感反值直置反鷺音路白鳥也一名舂鉏翳於計反麾毀危反字又作撝疏正義曰毛以為坎坎然為聲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舞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復節度故舉以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為異其文義同傳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為持鷺鳥之羽可以為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舂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璣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毵毵然與

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
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
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
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傳盎謂之缶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傳翿翳也音義缶方有反盎本亦作瓷烏浪反翿音導又音陶疏傳正義曰盎謂之缶釋器
文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盎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
器易離卦九三云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
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
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為缶也
案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
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
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
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

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翿翳釋言文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翳

翿作纛音義同

宛丘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音義枌符云反亟欺冀反

疏正義曰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麻是也會於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言先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教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

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為市或如劭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婆娑於枌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傳枌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

女之所聚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箋云之子男子也音義栩況浦反杼常汝反說文丈與反婆步波反說文作媻音同娑桑何反疏傳正義曰釋木云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枌為白榆也栩杼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知子仲是陳大夫氏者以其風俗之敗自上行之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留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娑舞也釋訓文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箋正義曰序云男女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下云績麻是女知此之子是男子也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穀善也原大夫氏箋云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箋云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音義旦鄭音且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曰相音越下曰往矣同疏陳國男女棄其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佚見朝日善明無陰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不復績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傳正義曰穀善釋詁文也案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是也箋正義曰旦謂

早朝故為明也釋詁云于曰於也故于得為曰差擇釋詁文佚游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擇剌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傳逝往鬷數邁行也箋云越於鬷總也朝日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傳荍芘芣也椒芬香也箋云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之所由

音義 鬷子公反處昌慮反荍祁饒反郭云荊葵也芘音毗又芳耳反芣音浮又芳九反說音悅遺惟季反

好呼報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陳之女人見美景而悅曰朝日善明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即棄其事業假有績者於是以麻總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云我往者與汝云我視汝顏色之美如荍之華然見我說女則遺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鄭唯以鬷為總言於是男女總集合行為此荒亂餘同傳正義曰逝往釋詁文邁行釋言文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約之故鬷為數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箋正義曰越於釋詁文商頌稱鬷假無言為總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為總謂男女總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來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正義曰荍芘芣釋草文舍人曰荍一名蚍衃郭璞曰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

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璣疏云芘芣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芬物箋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為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箋誘進也掖扶持也音義衡如字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誘音酉愿音願謹也掖音亦疏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慤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衡門

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强行道令興國致理也經三章皆誘之辭箋正義曰誘進釋詁文說文云掖持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旁扶之故以掖為扶持也定本作扶持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傳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箋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

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慤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

音義 棲音西治直吏反泌悲位反洋音羊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疒下尞業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則毛本止作樂鄭本作療注放此慤苦角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雖淺陋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遊息以興雖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興治致政乎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消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療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横假借字也然則衡横義

同故知衡門横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横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遟息也舍人曰棲遟行步之息也邶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嵩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為别觧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箋正義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則是以水治飢不宜視水為義耳下章勸君用賢故易傳以為喻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療渴耳而云療飢者飢久則為渴得水則亦小療故言飢以為韻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箋云此言何

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美口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音義魴音房取音娶下文同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箋云宋子姓

疏箋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胙四岳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

君子也音義孔安國云停水曰池疏正義曰此實刺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彼美淑姬可與晤歌傳晤遇也箋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音義漚烏豆反緝七立反西州人謂績為緝淑善也晤五故反疏正義曰東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

衣服以興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修政以成德教既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切化使君為善傳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池考工記㡛氏以涚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也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為遇亦為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箋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以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為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史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為婦人美稱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音義紵直呂反字又作苧 疏 正義曰陸璣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傳言道也音義菅古顏反茅已漚為菅 疏 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華箋云人割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為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音義迎魚敬反下注同疏正義曰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衆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下二句言親迎而女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

仲春之月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傳期而不至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音義牂子桑反煌音皇疏正義曰毛以為作者以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楊葉長大興晚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牂然而大矣楊葉已大不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興歲之時月已至於春夏矣時節已晚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復淫風大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為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極深而竟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鄭以失時謂在仲春之後為異其義則同傳正義曰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為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為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秋冬為昏無正文也邶風云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箋正義曰箋亦以楊葉之盛興晚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牂牂三月中者自言葉盛之月不以楊葉為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

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為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及冰未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别自憑據以為定解詩内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傳正義曰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煌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舉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辯之云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箋正義曰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来之義女不從夫必為異人之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牂也昏以為期明星晢晢傳晢晢猶煌煌也音義 肺普貝反又蒲貝反晢之世反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序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箋不義者謂弒君而自立音義佗徒多反五父也史記以為厲公弒音試疏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定本直云民無萬字由其師傅不良故至於此既立為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仍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故作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傳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是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弒君也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太子免而謂之弒君者以免為太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為君陳佗殺之而

取國故以弒君言之序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則佗於弒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欲令佗誅退惡師則弒君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於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為君則身為公子爵止大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後也戒之令去惡師明是惡師未去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傳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間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箋云興者喻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傳夫傅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

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傳昔久也箋云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音義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閒音閑覩都魯反相息亮反去羌呂反難乃旦反疏正義曰言墓道之門幽閒由希覩人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既生必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之以興陳佗之身不明由希覩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又戒之云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傅就良師也傳正義曰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

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為析義也箋正義曰箋以傳釋經文不觧興意故述興意以申傳也弑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絶其祀故云陷於誅絶之罪傳正義曰序云無良師傅故知夫也不良正謂師傅不良也鄭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傅言或為傅者正謂此訓夫為傅也師傅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傅相傳稱古曰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為久也箋正義曰誰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與傳昔久同也今定本為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為誰疑辭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傳梅枏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也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鴞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樹因惡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傅惡而陳佗從

之而惡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傳訊告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之告訊予不顧顛倒思予箋云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音義鴞户驕反萃徂醉反枏冉鹽反則惡鳥路反訊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韓詩訊諫也疏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鴞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鴞聲惡梅亦從而惡矣以興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然本未必惡正由有惡師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

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正義曰梅柟釋木文鴞惡聲之鳥一名鵩與梟一名鴟瞻卬云為梟為鴟是也俗說以為鴞即土梟非也陸璣䟽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羮臛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訊告也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辯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墓門二章章六句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䟽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讒人謂為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己憂讒之事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傳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箋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誰侜予美心焉忉忉傳侜張誑也箋云誰誰讒人也女衆讒人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也音義邛其恭反苕徒彫反侜陟留反說文云有雝蔽也美韓詩作娓音尾娓美也忉都勞反憂也誑九況反疏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邛丘之上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讒人君子懼已得罪告語衆讒人輩汝等

是誰誑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之傳正義曰以鵲之為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邛為丘邶風稱旄丘有葛鄘風稱阿丘有蝱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誑釋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誑人者箋正義曰言誰侜予美者是就衆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為之故云誰誰讒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為所美之人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瓴甋也鷊綬草也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傳惕惕猶忉忉也音義

甓薄歷反鷊五歷反令音零字書作瓴甋都歷反綬音受惕吐歷反 疏 正義曰以唐是門内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甓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宮又云瓴甋謂之甓李巡曰瓴甋一名甓郭璞曰甎也今江東呼爲瓴甓鷊綬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璣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音義 好呼報反序同說音悅澤陂詩同 疏 正義曰人於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皎兮傳興也皎月光也箋云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傳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勞心悄兮傳悄憂也箋云思而不見則憂音義皎古了反皙星歷反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嫽同音了窈烏了反又于表反糾其趙反又其小反一音其了反說文音已小反又居酉反悄七小反

疏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以興婦人白皙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面色白皙又見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傳正義曰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為月光皎兮

喻面色佼然謂其形貌僚為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悄憂釋訓文悄悄慍也故為憂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音義皓胡老反懰力久反好貌埤蒼作嬼嬼妖也懮於久反舒貌慅七老反憂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音義燎力召反又力弔反夭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

焉箋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音義株陟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戶雅反注下同御魚呂反又如字疏正義曰作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至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箋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

姬所出及夫子名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為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匪適株林從夏南箋云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之行自之他耳觝拒之辭

音義佚音逸行下孟反觝都禮反 疏正義曰株林者夏氏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為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兮靈公為人所責觝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本無兮字傳正義曰靈公適彼株林從夏

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箋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前人故假為觝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為長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傳大夫乘駒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音義乘繩證反下乘駒注君乘乘馬君乘駒車乘竝同說音稅舍也注同疏正義曰此

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為駕我君之一乘之馬鶩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正義曰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畧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邑然則王意以為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箋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涕泗滂沱音義陂彼皮反思息嗣反父音甫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下文同

疏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甯儀行父等君臣竝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說愛為此淫泆毛以為男女相悅為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由化效君上故言之耳於經無所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為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感傷憂思為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為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離別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禮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也傷如之何既是傷有美一人

之無禮寤寐無為二句又在其下是為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為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蕑者蕑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為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别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為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

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音義荷音何障章亮反芙音符蕖其居反莖幸耕反佼古卯反覺音教䟽正義曰毛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為草甚柔弱荷之為華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

禮不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柰何乃憂思時
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為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
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
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
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
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
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
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
之中更無所為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
以刺時也傳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
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
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
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
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
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
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

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為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言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為韻箋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說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言女之形體佼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傷思釋言文以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為思美人不得見

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為長傳正義曰經傳言隕涕
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
鼻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傳蕑蘭也箋云蕑當作蓮蓮芙蕖
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傳卷好貌
寤寐無為中心悁悁傳悁悁猶悒悒也音義蕑毛古顏反鄭改作
蓮練田反卷本又作婘同其眉反悁古玄反疏傳正義曰以溱洧秉蕑為執
蘭則知此蕑亦為蘭也蕑是
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
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蕑是陸草非澤中
之物故知蕑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
信實傳正義曰悁悁猶悒悒俗本多無之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箋云華以喻女之顔色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儼矜莊貌寤寐無爲輾轉伏枕音義菡本又作萏又作䓘戶感反萏本又作蓞大感反儼本又作曮魚檢反輾張輦反本又作展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十四句

毛詩注疏卷十二

毛詩注疏卷十二考證

陳風東門之枌章南方之原傳原大夫氏○李樗曰毛鄭以原爲氏不甚明白歐陽修以爲南方原野其說爲簡明言擇其吉日相期于南方之原野也

衡門章可以棲遲○棲遲漢書作徲徲徲音啼徲音夔可以樂飢音義鄭本作𤻲○唐石經亦作𤻲韓詩外傳又作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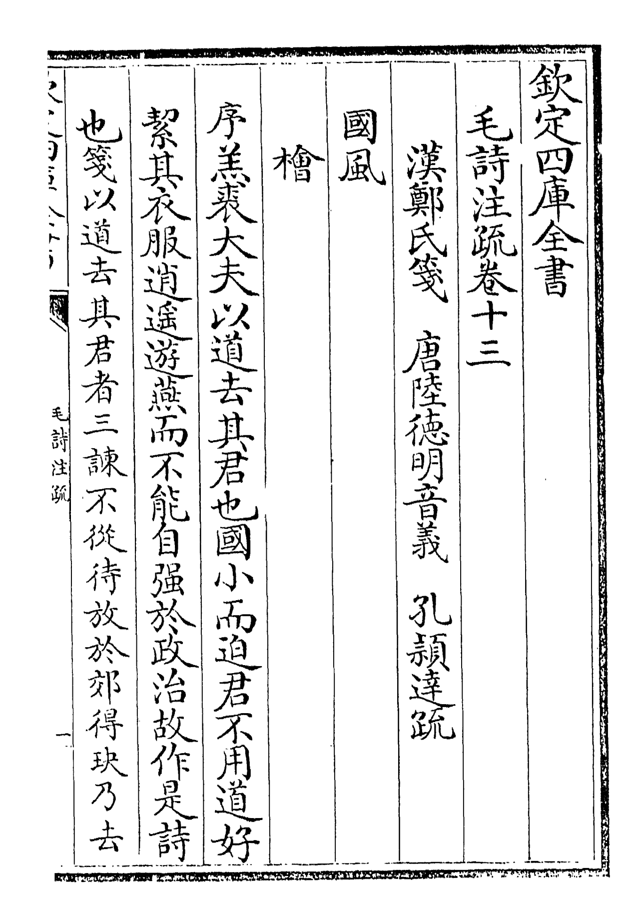
東門之池章傳疏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

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内有池水至清潔不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月出章勞心慘兮○慘五經文字作懆

澤陂章碩大且儼○儼說文作嬐

毛詩注疏卷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卷十三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國風

檜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箋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音義好呼報反下注同治直吏反下注同玦古穴反疏正義曰作羔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

也謂檜之大夫見君有不可之行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理去君也由檜國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其國家而徒好修絜其衣服逍遥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强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臣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去經云豈不爾思其意猶尚思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逍遥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遊宴不强政治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失道為之憂悼是以道去君之事也以詩為去君而作故序先言以道去君也箋正義曰言以

道去君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為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為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為

壇位嚮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即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退適路寢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絜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黄衣狐裘今

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强於政治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傳國無政令使我心勞箋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音義朝直遥反注同下篇注亦同蜡仕詐反祭名也見賢遍反忉音刀

疏正義曰言檜君好絜衣服不脩政事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之以逍遥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絜變易常服也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逍遥遊燕之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强於政治唯好逍遥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箋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

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於下

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絜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絜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

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絜衣服也逍遥翺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君去若其已得玦之後則於君臣義絶不應復思故知此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箋云翺翔猶逍遥也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疏傳正義曰七月云躋彼公堂謂飲酒於學故傳以公堂為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

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音義膏古報反

曜羊照反疏傳正義曰上言變易衣裘以言裘色鮮美檜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曜之時覩其裘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傳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為動也與箋哀傷同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箋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音義為于偽反下同疏箋正義曰喪服子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主為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韠案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要經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

鞸從裳色素鞸是大祥祭服之鞸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鬱末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縞之冠下二章思見祥祭之服素冠素鞸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時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慼之人形貌欒欒然臒瘠也勞心慱慱兮傳

慱慱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音義欒力端反瘠情昔反縞古老反紕婢移反解佳賣反覬音冀腴本亦作瘦所救反慱徒端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即除服者故君子言已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於哀慼之人其形貌欒欒然腴瘠者兮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慱慱然而憂之兮鄭以素冠為既祥素紕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傳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為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為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戒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慼者

其人必腴故以欒欒為腴瘠之貌定本毛無腴字箋正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朞既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為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素紕也間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解惰舒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覬幸見此素冠哀慼之人形貌腴瘠王肅亦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為長傳正義曰慱慱憂勞釋訓文

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

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疏正義曰毛以為作者言已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共歸已家鄭以為幸得見祥祭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兮以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觀其居處傳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箋正義曰箋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

鞸鞸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為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摳衣謂摳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為韻喪服小記唯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傳正義曰傳訓聊為願同歸謂同歸已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與之為行如一亦與鄭異箋正義曰箋以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行不宜共歸己家故易傳以為同歸彼人之家觀其居處

庶見素鞸兮箋云祥祭朝服素鞸者鞸從裳色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

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箋云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音義韠音畢蘊紆粉反夏户雅反下同見賢遍反下同援音袁下同術苦旦反樂音洛夫三音符其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作者言已幸望見祥祭之素韠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傳正義曰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之義舉此二人

之行者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爲此行時不能三年故刺之肖似也不有所似謂愚人也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箋正義曰箋以作詩之人莫非賢者不須羨彼有禮願與如一故以爲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序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箋恣謂狡狭淫戲不以禮也音義萇丈羊反萇楚本草云一名羊腸一名羊桃恣姿刺反狡古卯反狭古快反本亦作獪古外反疏正義曰作隰有萇楚詩者

主疾恣也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其情意而不為君人之度故思樂見無情慾者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皆是思其無情慾之事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傳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興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

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傳夭少也沃沃壯佼也箋云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音義猗於可反儺乃可反銚音遥長張丈反下同蔓音萬少詩照反下同夭於驕反沃烏毒反樂音

洛注下皆正義曰此國人疾君淫恣情慾思得無情
同妃音配疏慾之人言隰中有長楚之草始生正直及
其長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於
少小之時能正直端慤雖長大亦不妄淫恣情慾故我
今日於人夭夭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樂得今是子之
無配匹之意若少小無配匹之意則長大不恣其情慾
疾君淫恣故思此人傳正義曰萇楚銚弋釋草文舍人
曰萇楚一名銚弋本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
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
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
蔓于草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
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箋正義曰妄者
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為妄也不妄者謂不尋
蔓之也言銚弋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木少而端慤則
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頗可
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慤則雖至長大亦無情慾知

此少而端慤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小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五六時也傳正義曰桃之夭夭謂桃之少則知此夭謂人之少故云夭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箋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宜為匹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箋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疏箋正義曰桓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為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為室家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音義難乃旦反 疏 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傳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迴首曰顧音義偈起竭反疾也驅丘遇反又如字怛都達反慘怛也 疏 正義曰此時周道既滅風為之變俗為之改言今日之風

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
偈然大輕嘌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
世既已往過今廻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
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檜人傷之而作
此詩耳傳正義曰蓼莪云飄風發發下云匪風飄兮知
發發為飄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為疾驅傷周道之滅而
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車者人所
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
之氣亦為無道變者尚書洪範咎徵言政教之失能感
動上天十月之交稱爗爗震電為不善之徵是世無道
則風雷變易但者驚痛之言故為傷也言顧瞻周道則
周道已過廻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滅下
國謂諸侯對天子為下國周道周之政令
棄而不行是廢滅也定本無怛傷之訓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傳廻風為飄嘌嘌無節度也顧瞻

周道中心弔兮傳弔傷也音義飄符遥反又必遥反疏傳正義曰廻風爲飄釋天文李廵曰廻風旋風也一曰嘌本又作票匹遥反

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名上章言發發謂飄風風行疾是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由疾故無節亦與上同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傳漑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

舊政令音義亨普庚反注同煑也溉本又作摡古愛反釡符甫反鬵音尋又音岑說文云大釡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音才令反滌庭歷反

疏正義曰此見周道既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則溉滌而與之釡鬵以與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當時之人無輔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為喻溉者滌器之名溉之釡鬵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備具好音之意釡鬵言溉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傳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甑是溉滌皆洗器之名故云溉滌也釋器云䰝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鬵涼州謂甑為鉹郭璞引詩云溉之釡鬵然則鬵是甑非釡類亨魚用釡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

民貴安靜箋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傳正義曰此詩為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得為歸也箋正義曰上以亨魚為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毛詩注疏卷十三

毛詩注疏卷十三考證

檜風素冠章棘人欒欒兮○棘崔靈恩集注作悈欒說文作臠

隰有萇楚章○萇爾雅作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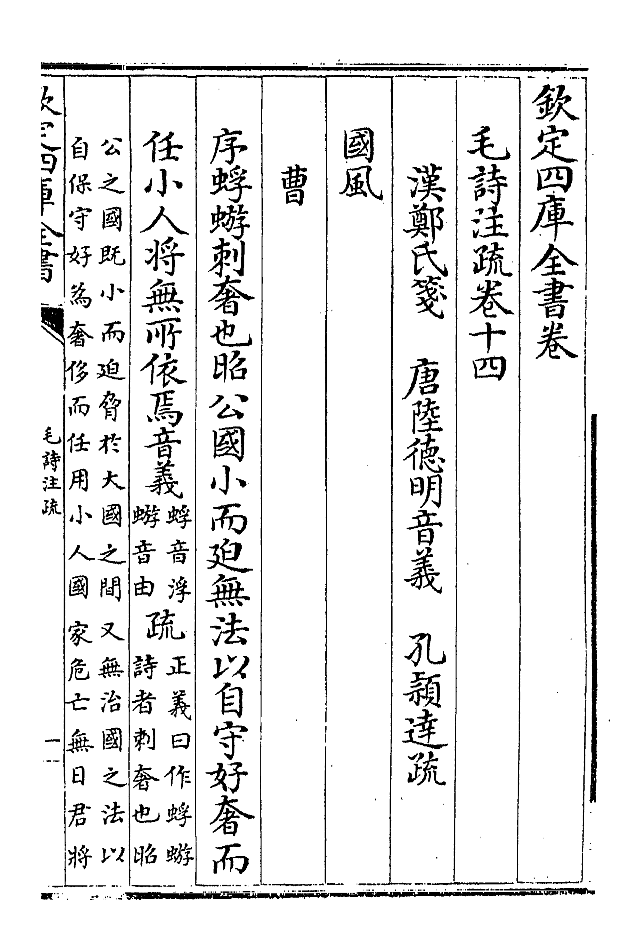
匪風發兮章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臣浩按漢書王吉上昌邑王疏引此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王吉學韓詩此乃韓詩之說其義

亦與毛傳同

顧瞻周道箋周道周之政令也○朱子辯序云周道謂適周之道如四牡所謂周道倭遲耳歐陽修曰顧瞻嚮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濮一之曰周道與大東周道如砥同諸説皆以道為道路然紬繹詩詞有思文武之道意當以古説為是

中心怛兮○怛王吉傳作𢟪顔師古注云𢟪古怛字也

毛詩注疏卷十三考證



毛詩注疏卷十四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國風

曹

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音義蜉音浮蝣音由疏正義曰作蜉蝣詩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既小而迫脅於大國之間又無治國之法以自保守好為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

無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任小人者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文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衆多卒章言麻衣見其衣體卒章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及其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首章言蜉蝣之羽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言其美卒章乃言其色美亦互以為興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傳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楚楚鮮明貌箋云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心之憂矣於我歸處箋云歸依

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音義

楚如字說文作䵄䵄云會五綵鮮色也渠本或作蟝音同其居反畧本或作蛒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蟲是也朝直遥反下皆同一讀下朝夕字張遥反難乃旦反

疏

正義曰言蜉蝣之蟲有此羽翼以興昭公君臣有此衣裳楚楚也蜉蝣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已之性命死亡在近有此羽翼以自修飾以興昭公之朝廷皆小人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脩絜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憂之言我心緒為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傳正義曰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畧孫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噉之陸璣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

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畧俗本作渠蝼者誤也箋正義曰以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小人也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之衣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傳采采衆多也心之憂矣於我歸息傳息止也疏傳正義曰以卷耳芣苢言采采者衆多非一之辭知此采采亦為衆多楚楚在衣裳之下是為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之貌也

蜉蝣掘閲麻衣如雪傳掘閲容閲也如雪言鮮絜箋云

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箋云說猶舍息也音義掘求勿反閱音悅解音蟹下同說音稅疏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閱協韻如字以興昭公羣臣皆麻衣鮮絜如雪也蜉蝣之蟲朝生夕死掘地而出甚鮮閱後又生其羽翼為此修飾以興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夕變易衣服而為修飾也君既任小人又好奢如是故君子憂之言我心為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而說舍乎言小人不足依恃也傳正義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絜也箋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

後世掘閱舉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皆布而色白如雪者唯深衣為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已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深衣故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深衣布衣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為十五升也彼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為而彼注以麻衣為小功布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為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

縷麤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音義候人官名近附近之近下同共音恭下篇同遠于萬反下注同好呼報反疏正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應疏而郤近故經先言遠君子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彼其

之子三百赤芾傳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箋云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音義何何可反又音河祋都外反又都律反揭音竭又苟謁反殳市朱反其音記下皆同芾音弗祭服謂之芾沈又甫味反朝直遥反下在朝同緼音温何烏本反赤黃之色黝於糾反黒色珩音衡上時掌反疏正義曰言共公疏遠君子曹之君子止為彼候迎賓客之人兮荷揭戈與祋在於道路之上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人彼曹朝上之子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令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傳正義曰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候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

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為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為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為之即引此詩明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為上士不宜身荷戈祋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賢者所為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其送之也官以候迎為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則送之於境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為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

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姦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祋須人擔揭故以荷為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祋字從殳故知祋為殳也說文云祋殳也不刺遠君子而舉候人是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賢者所作候人乃是候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為大官今在官任使唯為候人故以官言之桓二年左傳云袞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利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玄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

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珩珮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歛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者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為共公近小人之狀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

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音義鵜徒低反洿音烏一音火故反稱尺證反注同疏正義曰毛以為維鵜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興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亂其政彼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稱其尊服言其終必亂國也鄭上二句别義具箋傳正義曰鵜洿澤釋鳥文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陸璣疏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

也箋正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言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傳味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音義咮陟救反徐又都豆反喙虛穢反又尺稅反又陟角反鳥口也媾古豆反疏傳正義曰重昏媾者以情必深厚故媾為厚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傳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箋云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婉兮孌兮季女

斯飢傳婉少貌孌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音義薈烏會反蔚於貴反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孌力轉反少詩照反疏正義曰言薈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興為大雨以興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即接勢為喻天若無大雨則歲穀不熟婉兮而少孌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傳正義曰言南山朝隮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薈兮蔚兮皆是雲興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土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云隮升雲也箋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興不言雨降故知薈蔚雲興者是小雲之興也傳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婉為少貌孌為

好貌齊甫田亦云婉兮孌兮而下句云揔角丱兮丱是幼稚故傳以婉孌並為少好貌野有蔓草云清揚婉兮思以為妻則非復幼稚故以婉為美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舝云思孌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為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為人之少子女子皆覿經為訓故不同也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堪久飢故詩言少女耳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傳正義曰箋以此經輒言斯飢文無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為喻是因不雨為興故知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者飢國無政令則民困病令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

候人四章章四句

序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音義

鳲音尸本亦作尸　疏　正義曰經云正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則知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壹故經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舉善以駁時惡首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樹見鳲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傳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

一也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音義秸居八反又音吉鞠居六反莫音暮下上時掌反

疏正義曰言有鳲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為巢而其子有七兮鳲鳩養之能平均用心如壹以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壹彼善人君子在民上其執義均平用心如壹既如壹兮其心堅固不變如裹結之兮言善人君子能如此均壹刺曹君用心不均也傳正義曰鳲鳩秸鞠釋鳥文鳲鳩之養七子也旦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壹蓋相傳為然無正文箋正義曰淑善釋詁文此美其用心均壹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故轉儀為義言善人君子執公義之心均平如壹傳正義曰如結者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也素冠云我心蘊結又為憂愁不散如裹結與此同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傳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璂以玉為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音義騏音其綦文也說文作璂云弁飾往往冠玉也或亦作璂璂音其疏正義曰毛以為言鳲鳩之鳥在桑其子飛去在梅以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興人君之德亦能均壹養民民得成就而安樂彼善人君子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為之其弁維作騏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曹君不稱其服使民惡之鄭唯其弁伊騏言皮弁之璂以玉為之飾同傳正義曰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春官司服凡兵事

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弔凶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箋正義曰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璂以玉為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為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

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為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止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璂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璂之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璂玉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非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說善人君子而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其服刺今不稱其服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傳忒疑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正長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為四

國之長言任為侯伯音義咸他得反長張丈反下同任音壬疏傳正義曰咸疑釋言文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箋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詁文非為州牧不得為四國之長故任為侯伯也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諸侯之長侯伯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箋云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音義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音莊巾反

鳲鳩四章章六句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音義治直吏反刻音克疏正義曰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之時若有明王賢伯則能督察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三章皆上二句疾共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卒章思古賢伯上三章說共公侵刻而思古明王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賢伯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来諸侯互相見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傳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云興者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凉凉草蕭著之屬愾我寤歎念彼周京箋云愾歎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

先王之明者音義洌音列浸子鴆反稂音郎徐又音良溉古愛反著音尸愾苦愛反說文云

大息也音火既反覺音教疏正義曰洌然而寒者彼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也稂非灌溉之草得水則病以喻共公之政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侵刻遭之亦困病民既困病思古明王愾然我寢寐之中覺而歎息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此困病也鄭唯稂草有異其文義則同傳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洌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故為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易稱繫於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浸必浸其根本故以苞為本稂童粱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而病箋正義曰以序

云侵刻下民故喻困病下民也箋以苞稂若是童梁為禾中别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為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為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祭義說祭之事云周旋出户愾然而聞乎歎息之聲是愾為歎息之意也序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為京師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傳蕭蒿也愾我寤歎念彼京周音義蒿好刀反

洌彼下泉浸彼苞著傳著草也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傳芃芃美貌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音義芃薄工反又薄雄反膏古報反郇音荀下同勞力報反朝直遥反

疏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以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為伯以恩德勞來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興其文義則同傳正義曰以經言郇伯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為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為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

伯故知爵為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也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廵功服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事考績述職之事也箋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廵守廵守是天子廵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伯輒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為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為牧下二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毛詩注疏卷十四

毛詩注疏卷十四考證

曹風蜉蝣章采采衣服傳采采衆也○李樗曰毛以采采為衆多不如程氏以為華飾見其好奢也

蜉蝣掘閱箋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李光地曰掘閱者掘然而飛僅閱朝暮言其突現也

候人章何戈與祋○祋禮記注作綴

毛詩注疏卷十四考證